

# 关于20世纪初德国 到中国新疆考察旅行的若干问题

——以德国档案文献为中心\*

居政骥 许建英

**提 要：**通过挖掘德国外交原始档案，厘清20世纪初德国到新疆考察旅行的详细内容，梳理当时英、俄两国对德国赴新疆考察队的支持与帮助，揭示德国酝酿第五次吐鲁番考察旅行及未能成行的历史真相，对深化策勒村事件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料依据。

**关键词：**德国 新疆 勒柯克 英国 俄国

地处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新疆是东西方交流的枢纽，东西方文化在此汇聚，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遗址。在中国近代史上，随着清王朝的衰败，西方列强打着地理探察与考察旅行的旗号，大肆挖掘这些遗址，偷盗文物，其中尤以英、俄、法、德、日等国家为甚。这些“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sup>①</sup>将大量文物偷运回国，对中国新疆历史文化遗址造成巨大破坏。在这场列强盗窃新疆文物的角逐中，德国是重要角色。自1902年到1914年，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资助下，德国柏林人类文化博物馆先后四次组队到中国新疆，美其名曰“吐鲁番考察旅行”，实则是进行文物考察与盗窃。德国这四次吐鲁番考察旅行范围远比他们所说的吐鲁番地区大得多，涵盖东起哈密、西至喀什的南疆盆地。<sup>②</sup>

## 一 勒柯克和德国的四次吐鲁番考察旅行

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旅行的领队是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此人还参与德国第二、第三次吐鲁番考察旅行，并且是第二次吐鲁番考察旅行实际领导人。1860年9月8日勒柯克出生于柏林的一个胡格诺（法国清教徒）大商人家庭，在柏林法语文理中学读到五年级，然后转到德国达姆施塔特文理中学读到九年级，因参加非法组织未能毕业。1881—1887年，勒柯克前往伦敦和美国学习商科，后前往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攻读医学并取得文凭。返回德国达姆施塔特后，在其父的植物种子公司工作。1900年，勒柯克卖掉了公司，放弃了他不喜爱的经商职业，移居柏林，开始其学术生涯。当年夏天，勒柯克进入柏林人类文化博物馆，同时参加了阿拉伯语、突厥语和波斯语等东方语言课程的学习。1901—1902年，勒柯克跟随卢山（Luschan）前往臻德希尔力（Zendschirli）搜集库尔德（Kurdisch）文本（1903年出版）。1902

\* 本课题为国家留学基金（项目编号：【2016】3100号）资助。

① [英]彼得·霍普柯克，杨汉章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② 参见马大正：《外国探险家新疆探险考察的档案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评述》，《西部蒙古论坛》2016年第2期。

年秋，勒柯克转入博物馆的印度分部，跟随弗易斯·托德（Foys Tode）处理由格伦威德尔带队的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旅行发掘的突厥—摩尼教文本。1904年1月，勒柯克帮助柏林人类文化博物馆购买了印度雕塑镇馆之宝。1904年秋天，勒柯克受德国吐鲁番委员会委托，加入第二次吐鲁番考察旅行，并带上了能为考察探险提供卓越技术帮助的巴图斯先生（Theodor Bartus）。此次考察，格伦威德尔因生病未能成行，转由勒柯克带队负责。1905年12月，格伦威德尔来到新疆，进行第三次考察旅行。此行勒柯克只和格伦威德尔合作到1906年7月，就因双方意见不合而不得不离开新疆回国。勒柯克翻越喀喇昆仑山、取道印度，于1907年1月回到柏林。<sup>①</sup>

关于前三次吐鲁番考察旅行，勒柯克这样回忆道：“所有四次考察旅行都是由人类文化博物馆派往中亚的。第一次由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教授和胡特（G. Huth）博士带领，工作区域是吐鲁番绿洲，并在那里从1902年11月工作到1903年3月……成果是46箱、每箱约37.5公斤的文物。第二次考察旅行由我带领，从1904年9月持续到1905年12月，工作区域在吐鲁番绿洲和哈密地区，成果是103箱、每箱约100—160公斤的文物。为了第三次考察旅行，格伦威德尔教授和他的陪同者波尔特先生（H. Pohrt）在第二次考察旅行中联合起来。我们在喀什噶尔见到了这些先生。第三次考察旅行从1905年12月持续到1907年6月。1906年6月底在喀什噶尔我被迫离开格伦威德尔，进而踏上经过印度的回国之路。我于1907年1月抵达柏林，格伦威德尔于当年6月从新疆返回。第三次的工作区域在库车、焉耆、吐鲁番和哈密的绿洲，运回德国的箱子数量达到128个，每箱约70—80公斤。”<sup>②</sup>第四次考察旅行时间从1913年3月持续到1914年3月<sup>③</sup>，也是由勒柯克领导，窃走了156箱、每箱约70—80公斤的文物。<sup>④</sup>勒柯克领导的两次考察（第二次和第四次）之所以获取文物巨多，主要是因为勒柯克麾下“杰出的技术员”巴图斯，他“擅长把很难揭下的壁画从墙面上锯下并且包装起来，然后安全地运抵柏林”<sup>⑤</sup>。勒柯克和巴图斯这种破坏性攫取文物的方法，给中国新疆的文化宝库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德国这四次吐鲁番考察旅行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其所窃大量

① Ernst Waldschmidt, *Albert von Le Coq*, Berlin: Berliner Museen, 1930, 51. Jahrg., H. 3. (1930), p. 52.

② A. von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26, Nachdruck von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1974, pp. 8-9.

③ Ernst Waldschmidt, *Albert von Le Coq*, Berlin: Berliner Museen, 1930, 51. Jahrg., H. 3. (1930), p. 53, 在勒柯克192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第四次吐鲁番探险考察的起止时间写成1913年1月至1914年3月，参见A. von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26, Nachdruck von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1974, p. 9. 笔者认为，应该以博物馆官方公布的时间1913年3月至1914年3月为准，因为在后文引用的勒柯克自己从新疆喀什噶尔写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清楚地写着考察团于1913年3月31日从柏林出发。笔者认为产生这个误差的原因，很可能是勒柯克在写回忆录时把在柏林做前期准备工作的约2个月时间也算了进去。

④ A. von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26, Nachdruck von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1974, p. 9.

⑤ A. von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26, Nachdruck von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1974, p. 10.

文物的考古价值及发掘方法。长期在柏林国家博物馆工作的卡恩·德雷尔女士写成《丝路探险：柏林人吐鲁番探险考察1902—1914》一书<sup>①</sup>，并于2015年出版。<sup>②</sup>2020年，该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译名为《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sup>③</sup>这本书实际上只是一本含有文字说明的重要历史图册，其中关于德国第四次吐鲁番探险考察采用的资料主要是勒柯克给博物馆的信件和报告，以及勒柯克1928年出版的《东突厥斯坦的土地和百姓》<sup>④</sup>。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本书均未使用德国外交部相关的原始档案。

德国与中国新疆远隔万里，当时的新疆并非德国势力范围，况且第四次新疆考察旅行时正值新疆发生中俄策勒村事件，新疆形势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勒柯克之所以能把如此大量的新疆文物顺利运回德国，与英、俄的帮助密切相关。德藏官方档案揭示了不少这方面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反映了当时俄国、英国给予德国考察队的积极支持和有效帮助。

## 二 俄、英帝国对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旅行的支持和帮助

### （一）俄国对德国考察旅行团往来俄境提供帮助

勒柯克在第四次新疆考察旅行时，正是沙皇俄国因“策勒村事件”和中国新疆政府紧张交涉的时候。策勒村系喀什噶尔道所辖于田县的一个重要集镇，位于喀什噶尔城东南方向，商业发达。清朝末年，沙俄开始在此设立商约，管理商务和侨民，并以免税特权为诱饵，通过公开登记和出售商票两种方式，发展当地居民成为所谓的“俄侨”，意在扩大其在中国新疆的社会基础，蚕食中国主权。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新疆进入政权更迭的不稳定期<sup>⑤</sup>，于是沙俄通过商约在当地发展“俄侨”的步伐也开始加快。1912年春天，沙俄驻策勒村的商约、“俄侨”头目色依提·阿吉<sup>⑥</sup>因霸占水渠，引起众怒，与当地农民发生冲突。<sup>⑦</sup>于田县政府将色依提羁押后，沙俄驻喀什噶尔的总领事馆即对当地县官施压并将色依提救出。6月中旬，色依提在沙俄的支持下卷土重来，继续率众霸占水渠并殴打群众，以高价强卖俄国的国籍证明，致使矛盾激化。6月下旬，前来处理纠纷的中国官兵与色依提发生武装对峙，其间有中国官兵和百姓被打死打伤。义愤之下，中国官兵和群众将色依提的巢窟——色依提岳父的一座由29间房院组成并高悬着沙俄国旗的

① Caren Dreyer, *Abenteuer Seidenstraße: 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 - 1914*, Leipzig: E. A. Seemann, 2015.

② Caren Dreyer, *Abenteuer Seidenstraße: 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 - 1914*, Leipzig: E. A. Seemann, 2015.

③ [德]卡恩·德雷尔著，陈婷婷译：《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④ Albert von Le Coq,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 Abenteuer d. 4. dt. Turfanexpedition*, Nachdr. d. Ausg. Leipzig 1928, Berlin: Schwarz, 1982.

⑤ 参见吕一燃：《辛亥革命在新疆》，《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⑥ 色依提·阿吉，新疆和田人，16岁赴俄求学，后加入俄籍，由俄国资助赴土耳其留学。在俄期间，色依提曾在间谍机关受训。1905年色依提被俄国派到于阗县策勒村充当商约，同时经商、搜集情报、发展“俄侨”，并娶大商人阿布列孜卡热的女儿布玛里亚姆为妻。参见陈慧生：《新疆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反帝爱国斗争——策勒村事件》，《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⑦ 色依提·阿吉，新疆和田人，16岁赴俄求学，后加入俄籍，由俄国资助赴土耳其留学。在俄期间，色依提曾在间谍机关受训。1905年色依提被俄国派到于阗县策勒村充当商约，同时经商、搜集情报、发展“俄侨”，并娶大商人阿布列孜卡热的女儿布玛里亚姆为妻。参见陈慧生：《新疆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反帝爱国斗争——策勒村事件》，《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豪宅付之一炬，使不少所谓“俄侨”葬身火海。色依提本人则男扮女装、挖开后墙后逃往喀什噶尔，并在那里得到沙俄总领事馆的庇护。早已对新疆虎视眈眈的沙俄驻喀什噶尔总领事索科夫（Sokow）及其下属贝伦斯（Bellens）借机把事情闹大，在向沙俄外交部汇报时故意夸大损失，惹使沙俄政府派来多支军队向新疆当局施压，力图逼迫新疆当局在谈判桌上让步。<sup>①</sup>

恰逢此时，德国的第四次吐鲁番考察旅行在勒柯克率领下，从德国柏林来到新疆。考察队要经过俄属中亚才能到达新疆，不仅其所经过的道路艰险难行，而且途中存在因俄中双边局势紧张带来的一些风险。但是，勒柯克一行得到沙俄的支持，一路较顺，并在抵近中国新疆边境城市喀什噶尔时候，得到俄国军队保护，顺利抵达喀什噶尔。

勒柯克在写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我们于3月31日离开柏林，虽然俄国当局对我们十分友好，但我们穿越俄罗斯的旅行却非常缓慢……我们5月1日离开安集延，带着由64匹套着辮头的马和10个马夫组成的普通荒漠考察队，快速前进了很短的路程就身不由己地慢了下来。五天后我们从一个陡峭、狭窄、布满粗糙鹅卵石的河床，向上一直走到满布积雪的山口，并在这个高得令人不安的地方宿营（估计有12500英尺高）。我因深受高山症之苦而感到身体不适。在看到旁侧山谷里两次雪崩的猛烈景象之后，这种不适变得更加严重。在夜里当我又听到多次雪崩冲下山谷时的雷鸣般巨响时，心中更是忧心忡忡。幸好接近早晨的时候，这些积雪又都牢固地冰冻起来。我们4点钟出发，继续进行穿越……

我们在去喀什噶尔的路上遇到了俄国派来的步兵。他们从后面赶上了我们。他们是从安集延步行而来的，但却因为缺衣少食正处于可怜的境地。我们很快赶上了他们，在从他们身旁经过的时候，发现他们当中大约有150名来自罗兹-佩特里考的德裔俄国人。晚上，我们在宿营地把带来的茶叶、香烟、面包和罐头分了一些给他们。双方的关系自然融洽了。从道义上讲，他们的状况也是不幸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唯一一支没有经过中国当局的许可并且没有让英国总领事知道的俄国军队。比我们早三天就有两百名俄国哥萨克兵被派到这里，以致现在这里的俄国部队大约有1200人。当地的原住居民对我说，从那以后还有更多的俄国军队从安集延被派到喀什噶尔。但对最后一条消息的真实性我不敢担保。

不得而知，为什么这些军队被派到这里来？他们与当地安班<sup>②</sup>的2000名虽然经过欧式训练却没有配备热兵器的中国军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早在1912年，俄国政府根据他们驻喀什噶尔总领事索科夫先生的请求，就派了800名哥萨克到达这里。<sup>③</sup>

从以上报告可以看出，勒柯克一行在穿越俄属中亚时得到俄国当局的批准，沿途旅行通畅。此外，勒柯克考察队在经俄属中亚西部前往中国新疆喀什噶尔途中和沙俄军队结伴而行，使他们

① 参见许建英：《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1912—1949）》，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5页；陈慧生：《新疆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反帝爱国斗争——策勒村事件》，《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② 该词系满语音译，原指清代大臣，此处指官员。

③ A. v. Lecoq an das Auswärtige Amt, 21. 7. 1913, Ausw. Amt III d. 8202,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实际上得到了武装保护,有了安全保障。这点对此次德国考察旅行非常重要,因为此次考察团进入新疆的时机不巧,是策勒村事件发生后中俄双边谈判正处于僵持阶段的时候,军事冲突随时一触即发。如果没有俄国官方的支持和帮助,勒柯克一行根本无法穿越中俄边境、顺利进入中国新疆,并将搜集到的文物安全带回。同时,在前往喀什噶尔旅途中,勒柯克还亲眼见证了策勒村事件后俄国军队被调往中国新疆的军事行动,以及中俄在新疆当地的紧张局势,并实时留下了沙俄侵略中国新疆的记录。

在考察结束后,为了把大批文物从新疆经俄属中亚地区运回德国,勒柯克争取到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帮助,这点从当年德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可以得到佐证。1914年2月14日,德意志帝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馆在接到勒柯克求助信后,即给在德国外交部发去报告,该报告透露出勒柯克急需一份过境俄国的批准书,兹录有关部分如下:“正如柏林皇家人类文化博物馆的冯·勒柯克教授在上月26日从喀什噶尔来信所写的那样,他再次为探险考察幸运地抵达那里。他的文物发掘工作的成果应该是非常有益的。然而,这位学者目前写来一封信表达了他的担忧,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俄国政府允许他穿越俄国边境前往费尔干纳地区、然后把箱子经俄国运到德国的批准书。至于他为得到这个批准书,已经做到哪一步,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俄国驻喀什噶尔的总领事应该已经尽力为他发电报给圣彼得堡了。”<sup>①</sup>不久,勒柯克就拿到俄国政府的批准书,将大批新疆文物经俄国皇室窃运至德国。正是在俄国支持下,德国第四次吐鲁番探险考察才得以顺利完成。

## (二) 英国对德国考察旅行团的帮助及该团对策勒村事件的记载

如果说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旅行团从德国来往中国新疆途中的顺利,得益于俄国帮助,那么该考察旅行团在新疆省内的活动,则离不开英国大力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勒柯克受到马继业热情接待。勒柯克到达南疆重镇喀什噶尔后,即受到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热情接待。1913年6月6日,德意志帝国驻莫斯科领事馆曾向德国总理冯·贝特曼·侯威克博士(Dr. Von Bethmann Hollweg)发去报告:“根据上月18日来自喀什噶尔的私人消息,冯·勒柯克教授和他的陪同者巴图斯已于上月15日平安到达喀什噶尔,并在那里受到英国总领事马继业的热情款待。”<sup>②</sup>马继业夫人回忆录也从侧面证实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确实接待过勒柯克考察旅行团:“我们总是希望每年有三四位来自外部世界的访客。许多名人到来时和我们待在一起。他们来自世界各个地方,作为植物学家、自然学家、记者、考古学家,来探险,来寻找大机遇……在从事考古探险的名人中,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先生和阿尔伯特·冯·勒柯克博士都与我们一起待过几次。”<sup>③</sup>

此时的马继业从大英帝国的利益考虑出发,正担心沙俄利用策勒村事件扩大在中国新疆的势力,甚至侵占中国新疆领土,以致严重影响英国在中国新疆的利益。在喀什噶尔,马继业就策勒村事件这个自己最关切的问题和勒柯克进行了交流。勒柯克根据双方交谈的情况,结合自己沿途的所见所闻,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汇报了当时新疆的局势:“从那以后,正如我经常咨询

<sup>①</sup> Kaiserlich Deutsches Generalkonsulat in Moskau -Seiner Exzellenz dem Herrn Reichskanzler Dr. von Bethman Hollweg, 17. 2. 1914, Ausw. Amt III d. 1788,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sup>②</sup> Kaiserlich Deutsches Konsulat in Moskau -Seiner Exzellenz dem Herrn Reichskanzler Dr. von Bethman Hollweg, 13. 6. 1913, Ausw. Amt III d. 6556,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sup>③</sup> Peter Hopkirk, *Lady Macartney An English Lady in Chinese Turkestan*, HONGKO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09.

的马继业先生和原住居民们所确信的那样，没有发生哪怕是最小的贸易骚扰、动乱或者袭击事件。俄国新军队的到来对中国人而言，既是一种责备，也是一种挑衅，使得中国人极其恼火。俄国的安集延人就毫无掩饰地说，俄国人想要那片土地。但这里的原住居民却显得洞察力不够。尽管如此，我还是倾向于俄国安集延人的观点，根据我从伊犁方面听说的：把军队派到这里，其目的就是通过远东纠纷很快占据这个富饶的省份。这片土地早已是棉花产地。这里棉花的质量极好。据费尔干纳的商人说，这里的棉花产量虽然还不足以使俄罗斯完全不依赖美洲，但是如果获得南疆盆地（大约东至哈密），就可以填补不足部分的空缺。因此那些俄国人到了这里，如果不赶他们，他们是再也不会离开的。”<sup>①</sup>

从上可以看出，勒柯克认为沙俄的军事施压行为是对新疆主权的挑衅，原因是俄国垂涎新疆盛产的棉花并进而产生占据这片土地的野心。对沙俄军队在策勒村事件解决后的撤离，勒柯克做了如下评论：“俄国人把武装力量撤了回去。我想这是长远的政治考虑促成他们这样做的。现在看来，索科夫领事先生把军队召到这里来，只是为了逼迫签订条约，让中国人允诺惩罚那些在去年策勒村事件中做了不受欢迎事情的人。在契约签订后，俄国武装力量马上就撤回了。索科夫也返回了俄国，他的职位由梅谢尔斯基（Mestscherskij）王子接任。”<sup>②</sup>

此外，勒柯克根据其自己的理解，对民国初年的新疆省官员也作了评价：“从此以后那些中国人又自由自在了。然而从压力下解脱出来之后，他们就变得不那么和蔼了；他们是自大的、挑衅性的，并且像石头一样的顽固。他们感觉自己又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了。目前还无法预测，他们是否会和俄国人打起来。可以说，在政治上他们像孩子一样足够的愚蠢。”<sup>③</sup> 这些评价自然反映其殖民者立场，语气之中带着明显的傲慢与偏见。另外，勒柯克还记录了当时新疆东干人的活动，指出清朝遗老升允正企图借助清朝在西北的残余势力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感觉下次再来考察的难度会变得很大。他说：“同样，关于东干人，让人们感到惊讶。他们绝对的像是帝国主义者，并且能够使这个共和国陷入到很危险的动乱之中，因为他们在乌鲁木齐实际上控制着武器库和国库。他们的梦想是，让甘肃和新疆等地在一个满洲亲王的领导下建立起一个联合王国，现在国号已经有了：大西帝国。总的来说，未来第五次吐鲁番考察旅行的前景不容乐观！”<sup>④</sup> 勒柯克关于当时新疆局势的上述报告，不仅说明了勒柯克对新疆局势的立场和观点，而且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由于这里涉及的一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不容忽视。

二是马继业帮助德国第四次考察旅行团取得通行证。除了热情接待外，在具体事务上马继业也积极为勒柯克一行提供帮助，使其获得了对考古探险而言至关重要的通行证。

根据德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馆的汇报，马继业的热情接待使“勒柯克相信，即使没有中国的通行证，他的计划也能成功地执行，因为那里对他来说非常安宁”<sup>⑤</sup>。勒柯克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大约八个月前我们申请中国的通行证，被北京的中国政府拒绝了。因为他们担心新的动乱，并希望欧洲的旅行者不要知道得太多。原因是他们的政府目前还无法运用政治手段去保护这些旅行者。但马继业先生却设法通过他对中国当局的影响（正如我所看到的，他的

① A. v. Lecoq an das Auswärtige Amt, 21. 7. 1913, Ausw. Amt III d. 8202,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② A. v. Lecoq an das Auswärtige Amt, 29. 12. 1913, Ausw. Amt III d. 1945,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③ A. v. Lecoq an das Auswärtige Amt, 29. 12. 1913, Ausw. Amt III d. 1945,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④ A. v. Lecoq an das Auswärtige Amt, 29. 12. 1913, Ausw. Amt III d. 1945,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⑤ Kaiserlich Deutsches Konsulat in Moskau -Seiner Exzellenz dem Herrn Reichskanzler Dr. von Bethman Hollweg, 13. 6. 1913, Ausw. Amt III d. 6556,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影响是巨大的), 来克服由于缺少通行证而逐渐形成的困难。他真的通过和道台长时间的谈判, 得到了他希望获取的允诺。道台的同事们友好地接待了我们, 并指示低级官员帮助我们。”<sup>①</sup>

可见, 马继业对勒柯克的积极帮助是多么到位! 尽管中国政府不给勒柯克签发中国政府的通行证, 但是马继业还是通过与当地官员的有效沟通, 帮助勒柯克一行获得了喀什噶尔官员的许可。

在报告中, 勒柯克还把自己在此问题上得到的帮助和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作了比较:

补充说明并提请注意: 斯坦因此次并没有像以前一样拿到一个中国政府的探险考察通行证。他此次旅行时持有的是马继业努力帮他争取到的喀什噶尔道台的通行证, 类似于马继业用其长时间谈判从现任道台的前任那里帮我设法搞到的这本通行证。比我差的是, 他那本通行证中的两项条款“致力考古工作”和“从事地理测量”被道台从限定计划一栏里删除了。对第一条条款, 马继业当时却毫无异议地放进了我的通行证中。对此我毫不怀疑: 正是这项条款使我能在工作中长时间地不受干扰。<sup>②</sup>

由此可见, 英国总领事马继业对德国考古学家勒柯克的帮助是不遗余力的, 关心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当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要知道对这两人而言, 当时都无法获得中国中央政府在新疆的通行证, 但在马继业帮助下, 勒柯克和斯坦因都拿到了喀什噶尔道台颁发的通行证, 而发给勒柯克的通行证对于考古工作而言, 因为多了一条“致力考古工作”的许可, 自然会带来更多方便。

### 三 德国酝酿的第五次吐鲁番考察旅行及计划的流产

勒柯克在第四次吐鲁番考察旅行期间, 审时度势, 总结得以成功的经验和潜在风险, 为了后续考察旅行的顺利进行, 向德国政府建议给马继业颁发普鲁士勋章。这项建议得到德国政府重视, 并因此采取措施, 加快了对德国第五次吐鲁番考察旅行的准备。

#### (一) 勒柯克建议德国政府为马继业授予勋章

对马继业如此热情的帮助, 勒柯克非常感激。同时, 也是为了给后续进行的吐鲁番考察旅行提供外部保障, 他在给外交部的两次报告中都建议德国政府为马继业颁发普鲁士勋章。勒柯克到达喀什噶尔不久, 就向外交部汇报:

在这封我希望不要太长的信的最后, 我还想补充几句, 让您注意到马继业先生为我们的考察旅行所立下的功劳。

他不仅在以前的考察旅行中十分友好地为我们提供膳宿达数月之久, 资助我们一套精良的装备并安排配备可靠的人员, 而且把一套有价值的文物送给我们博物馆。这一次我们没有遇到因俄国的潜在阻力和中国人的猜疑而造成的困难, 应是这位杰出人士的又一个功劳。如果您由此通过对局势的考量得出结论, 那么他如此无私的帮助对我们是多么有价值! 如果您能够运用您推荐的影响力, 争取机会来表达一下对马继业一番好意的

① A. v. Lecoq an das Auswärtige Amt, 21. 7. 1913, Ausw. Amt III d. 8202,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② A. v. Lecoq an das Auswärtige Amt, 29. 12. 1913, Ausw. Amt III d. 1945,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感谢，即通过对他颁发普鲁士勋章来进行官方表彰，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个很大的美德。<sup>①</sup>

当第四次吐鲁番探险考察接近尾声之时，勒柯克在给外交部的汇报中再次提议为马继业颁发勋章：

不久前收到波德（Bode）阁下回信，文化部根据马继业对我所做的帮助，乐意为他颁发一枚勋章。因为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第四次吐鲁番考察旅行就一定会有难以完成的事情。如果外交部支持为马继业颁发勋章，那么这件事就一定办成，当然我也将非常感激你们给予的友好支持。<sup>②</sup>

勒柯克这样连续地向德国文化部、外交部建议德国政府给马继业颁发普鲁士勋章，既是表达他对马继业在他此次吐鲁番考察给予的巨大帮助的感激之情，也是向德国政府汇报马继业是一个在重要时刻能给予德国赴新疆人员以热情帮助的可靠盟友，对日后可能继续的德国吐鲁番考察旅行的作用非同小可，让德国政府能对此予以重视，不要错失良机。

## （二）德国第五次吐鲁番考察旅行的策划与流产

勒柯克的汇报使德国政府对马继业产生了信任。1914年7月7日，当德国打算派塔法尔博士（Dr. Tafel）率队前往新疆开展第五次吐鲁番考察旅行时，柏林外交部特地通知德国驻英国大使馆设法为其向英国政府争取一封英国政府发给马继业的公文：

受这里中亚考察区域委员会委托，塔法尔博士不久将前往中国新疆南部考察旅行，以继续到目前为止区域委员会在吐鲁番的研究。这次行动已有一个来自国家资金的更大的费用补贴支持。根据皇家普鲁士宗教与课程事务部部长先生提议，区域委员会请求：通过交涉让英国政府为塔法尔博士向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先生或者他的副手发一封推荐公文。

我请求帝国大使馆根据区域委员会的申请安排下一步的事情，并且报告在那里斡旋的结果。

我还注意到，塔法尔博士已经打算在这个月的后半月踏上他的这次经过俄罗斯的出国旅途。

受帝国总理委托

签字：昆岑（Kuntzen）<sup>③</sup>

同日，昆岑还给宗教与课程事务部部长先生发了一封公函告知进展：

阁下，我谨随信附上为塔法尔博士请求帝国通行证的材料。

① A. v. Lecoq an das Auswärtige Amt, 21. 7. 1913, Ausw. Amt III d. 8202,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② A. v. Lecoq an das Auswärtige Amt, 29. 12. 1913, Ausw. Amt III d. 1945,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③ Das Auswärtige Amt an die Kaiserliche Botschaft in London, 7. 7. 1914, Ausw. Amt III d. 7593,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关于为塔法尔博士向英国政府交涉以获得英国政府致大英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推荐公文一事，已由帝国驻伦敦大使馆奉命执行。进一步的消息还没有得到。

受外交部长委托  
签字：昆岑<sup>①</sup>

然而，当时政治形势出现逆转。1914年6月28日，出人意料地发生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该事件很快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同年8月初，德国对俄、法宣战并入侵中立国比利时，而后英国对德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国政府希望通过与英国政府交涉获得英政府致马继业的推荐公文一事自然不再可能。战争使德国计划的第五次吐鲁番考察旅行无疾而终，拟给马继业颁发勋章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 小 结

以上对德国外交档案的挖掘，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20世纪初德国在新疆考察旅行的活动，尤其是英国、俄国对德国来疆活动的支持和帮助。德国当年在新疆的考察旅行，明显存在对新疆文物实施掠夺的侵略性质，这是帝国主义本性的反映。而沙俄帝国和英帝国在其中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无疑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纵观历史，不难看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俄、德等西方列强就在中国新疆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疯狂盗宝，直到这些列强相互厮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种格局才被打破。本文提供的档案材料显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新疆主权、领土的窥视和侵略野心，对深化相关的学术研究、揭露沙皇俄国对中国新疆的野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柏林自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本文责编：程方勇

<sup>①</sup> Das Auswärtige Amt an Herrn Minister der Geistlichen und Unterrichts-Angelegenheit, 7. 7. 1914, Ausw. Amt III d. 7593,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